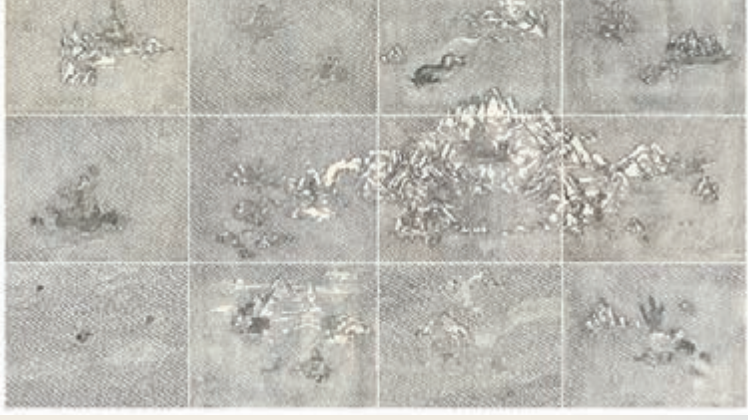


■《天問》系列拼裝，水印木刻。



他的身上有着年輕一代藝術家特有的印記，如有趣、新鮮、跳躍；如二次元、搞怪、神經質；如對打破框架規矩的渴求；又如對傳統藝術敬畏之餘的新點子。反叛的傳統主義衛道士、精神踐行者，這是擅於自我碾碎，再主動創新重生的青年藝術家王啓凡給記者留下的最深印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王啓凡(中)與萊儂董事一行在香港展廳合影。

# 「反叛的衛道士」

## 王啓凡



1989年出生於山東，2008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附中，2012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獲學士學位，2015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獲碩士學位後，繼續攻讀博士。他獲獎無數，如北京市優秀畢業生獎、中央美院研究生優秀作品獎、全國版畫作品展覽優秀獎、法國萊儂青年藝術獎等。

# 藝術在似與不似之間最美

生於1989年的他似乎尚未適應萊儂唯一一位簽約年輕藝術家的光環，依舊展露着略帶青澀的笑容。一身淺灰色T恤、休閒褲配色簡單乾淨，一如他所推崇的創作風格：做減法，比如單純的油底子、重疊的印痕、純色的跳脫，就很美。準備繼續在中央美院攻讀博士的他一路走來，幾乎可以用循規蹈矩和按部就班來形容，素來重視孔孟文化的山東家庭更是給予了他傳統樸素的成長氛圍。「從小喜歡畫畫，有記憶開始就畫滿了家裡的地板和牆壁，總能拿獎。現在做到抽象藝術，再回頭看見時作品，反而覺得是一種很難達到的境界。」熱愛繪畫又有天賦的他從初中開始被父母送去學習素描水彩，後考入中央美院附中、高中、大學，「我的教育一直規範且順利，國畫、書法、設計、雕塑、素描、水彩全都有。」然而，這種一板一眼的教育模式給王啓凡帶來扎實牢固的基本功底子的同時，也帶來了對嚴謹教育的反抗情緒。

「好」藝術，一定是多元的，若能有一「組」全部指向同一主題的相關作品，將更具備震撼力和打動人心的力量。

### 融古籍於版畫

愈是隨着時間流逝，王啓凡愈感受到叛逆心態帶給自己的，更多是藝術創作形式和表達途徑上的創新和跳躍，而非對傳統思維的否定，反而在一次國家圖書館的展覽中，找到了自己從未發現過、對古籍善本和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

看到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國古籍和古版畫作品，王啓凡漸漸揣摩起古人的心境，這種懷古的感悟讓他對傳統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琢磨如何從傳統古典精神中吸取營養，再運用於當下的自我表達中，也因此《天問》系列應運而生。他用木板水印做了12幅畫，嚴格意義上，也可以看作12個格子，每格承載了比之前更豐富、更新鮮的內容，「古問新解」的韻味處處可見。

2000多年前，屈原作奇文《天問》，對世界提出170多個問題：從天到地，從萬物到人間，從自然到社會，從歷史到現實。千年後，柳宗元作《天對》為屈原一一解答，但仍有我們不可知和无奈的疑問，千百年來未曾改變。王啓凡所做的《天問》系列，以傳統的木刻語言、散點透視的地圖式敘事形式，觸摸融合人性終極命題的文學史詩，亦是對於千年問答的感悟與敬仰。「刑死」、「應龍」、「龜仙」、「亢龍」等，單刀刻成的底色紋路鱗次櫛比地排列着，每個遵守原典或改造過的故事之間均以水波紋相連，每格自成體系又互相牽引相關。「這組作品打破了版畫製作和構圖對尺幅的限制，《天問》系列更像一張古代地圖，這地圖能有多大，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套作品自問世至今，不斷地展出與獲獎，接下來他還想將這套故事以手工書的方式展出。屈原假借《天問》問人間，這種看上去從宇宙間及蒼茫大地的疑惑，糾纏了憤怒和不解、荒誕和虛無。他希望借此組作品，表達當代人經過混雜的知識經驗之後，從臆造出來的東方文學意象中完成對自我的發問，迷途歸路。



■作品《自說自話》。



■《一一》系列，紙本設色。

## 攜《幻境》赴港展覽

王啓凡以一組「以格致物」方式創作的紙本藝術，成功斬獲了2015年萊儂青年藝術獎，並成為與其簽約的惟一一年輕藝術家。他被評委稱讚為「冉冉升起的藝術新星」。今年3月，他攜新作品《幻境》首次亮相香港，演繹了「山水常在，觀者自知」的真實與虛幻，引來不少觀眾駐足觀看。

「以格致物」的創作靈感最初來源於2009年的作品《自說自話》，他將成長中的書信日記背貼在一面牆上，經過學校後期粉刷覆蓋，一封封承載着記憶和情感的書信變成了一個個格子。他坦言，送入評獎的《一一》系列、《風景》系列正是自己對當年某種情緒的重新認識。以「格」為基本元素，方寸間便打破了時間與空間，自此，多年寫生和傳統繪畫語言的探索開始讓位於自我價值。

在《一一》創作中，他需要先在一個紙上按照事先打好的小格子逐一手繪水彩，趁顏色未乾時把這張紙連在一起的同尺寸紙張覆蓋在上面進而形成印痕，在作品製作過程中不斷重複一組動作，經過大量時間和印痕的堆砌完成每件作品。「在愈是借助某些具體形象追問我的感受，它卻愈偏離我的內心。」他說，「希望我的作品不論在形式或者感受上，都是一個細膩而溫情的表情。」在其創造的「幻境」裡，奇石與倒影相互輝映，銅胸針內自成一景，偏偏佈展地的水晶燈完美折射入鏡，只是視覺，已能讓人分不清虛實真假。他解釋稱，「銅胸針內的台階是進入虛幻世界的入口，好似任意門，生活在城市裡漸漸僵化掉的人類，隨時可以通過這個隱秘的通道穿越至精神上的『幻境』，享受古人『悠然見南山』的愜意。」

## 尋找「舊」香港印記

比起赴港遊玩的一般旅客們，王啓凡每次到訪多少都摻雜了藝術的緣由。「以前幫志蓮淨苑做壁畫修復很多年，也非常喜歡這種寧靜致遠的氛圍，差點留在香港。」他笑着說，「那時白天做修復，晚上就去各個角落『遊蕩』，找尋『舊』香港的感覺。」

或許因為抽象藝術的熏陶，或許源於老港片裡浮現的影像，他對於隱藏在犄角旮旯裡不為人知的舊香港生活狀態很感興趣，一個郵筒、幾根晾衣桿、狹窄的巷子、

擁擠的房子，甚至舞動在空氣裡的花床單等，都給了他無盡的靈感和啟發。

後來幾次去香港，幾乎都與藝術博覽會有關。在他看來，香港藝術家的創作環境遠不如內地藝術家寬裕，有些版畫工作室只能窩在「蝸居」裡，但他也坦承，由於香港的國際便利性，在高端藝術博覽會的消費力方面，比內地強很多，藝術家的價值更能得到體現和尊重。

# 黃凱馭不喜安定 自封「隨意的藝術家」

由建築師轉型做藝術家，由專注畫畫轉為將科技融入作品中，擁有一個如吉普賽人般漂泊不定的靈魂，自我形容是一名「隨意」的青年藝術家，他就是80後港男黃凱馭(Hiram)。他坦言不知道會做藝術家多久，但他享受這種生活，也建議年輕藝術家保持享受之心才是長久之道。

Hiram早前擊敗多位競爭對手，成為K11 Art Foundation(KAF)和「錄映太奇」全力策劃的「K11 Art Foundation x FUSE ISEA2016HK 駐村計劃」4個藝術單位之一，遠赴武漢的K11藝術村駐留6至8星期進行創作，創作出「我們共享只有過去」為題的作品。他指其作品結合了科技，與計劃主旨相符，加上喜歡由一個城市跳去另一個城市，從而決定參賽，而其作品夥同另外3組單位於

上周起在港舉行Re:FUSE《顛覆的覆》展覽。

### 教堂屋頂辦展覽

回看Hiram的人生，他的足跡遍佈不同地方，在香港出生，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建築學院畢業，再赴英國倫敦中央聖馬丁學院修讀美術系碩士。2013年他獲得Berengo藝術獎，應邀在意大利威尼斯創造玻璃作品。及後，他先後赴奧地利、韓國，至今次的武漢駐留，他的作品也因而染上不同的風采。「在奧地利時，我偶然認識了一位熱愛藝術的神父，他讓我在有過千年歷史的教堂屋頂上辦展覽，是從沒有過的體驗，很有趣。而韓國那次，工具較齊全。」他續說：「在武漢時，當地人很幫手，但他們的工作方式和我們港人很不同，每件事都花較

長時間去做。」

起初Hiram專注畫畫，後來風格慢慢改變，活用建築背景和加上科技元素，走上新媒體藝術家之路，「兩年前在韓國駐留時開始想做一些不固定的東西，透過煙在不同時間的形態轉變帶出人和環境互動的關係。今次作品即是在武漢和香港設置相同的裝置(細胞屋)，讓兩地人可見到對方，因透過網絡傳遞影像，會出現時間差，所以大家見到的是過去的景像，帶出錯謬傳達的意思。」

### 盡情享受最重要

Hiram形容自己是一名「隨意」的藝術家，不像其他藝術家只專注一方面，他沒有特定。他透露讀中學時已讀藝術，當時一心升大學選修藝術系，可惜家人不贊成，轉為讀建築，「做了幾年建築師，都是做初級工作，畫廚房、廁所畫了幾年，個心一直想着如果讀了藝術是否會不一樣，所以把心一橫轉行。」他享受作為藝術家的生活，但他承認很難，「因為無錢，現在是盡量享受，將來就算要轉回做建築都不會後悔。」他沒有為自己設限，亦不肯定自己會否長留在這行業裡，他唯一可以給後輩的建議：「盡情享受吧！不要想出名，就算想出名都不一定能出名，為了出名而做就不能享受到。」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Re:FUSE《顛覆的覆》的「我們共享只有過去」

日期：即日起至7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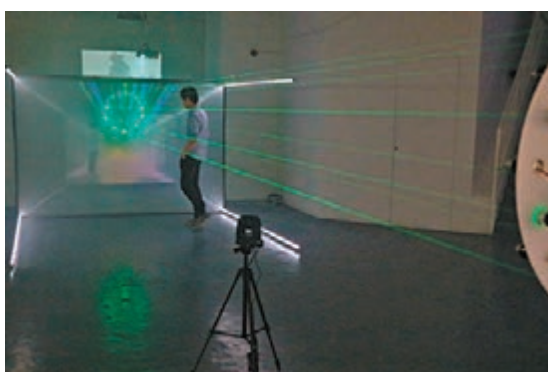
地點：chi K11 藝術空間



■黃凱馭不後悔由建築師轉做藝術家。 陳敏娜攝



■在教堂屋頂內創作《Inverse Monument》的現場。 作者提供



■「細胞屋」內的裝置。 陳敏娜攝